

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6
Issue 2 第六卷第二、三期合刊

Article 1

January 1937

潮州藝文志：卷八

E RA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饒鍔(1937)。潮州藝文志：卷八。《嶺南學報》，6(2, 3)，1-38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6/iss2/1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潮州藝文志

卷八

潮安饒鍔輯

長男宗頤補訂

子部
儒家類

宋

蘇氏澤先生太極論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六。

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六。

劉克莊跋：書有坦明易通者，有微妙難通者；孔氏語門人曰：「吾無隱乎爾！」然當時高弟有「性與天道不可聞」之嘆；雖伯魚親受於家庭者，不過詩禮而已。經莫粹於易，夫子五十而學，如先天太極之義：前有濂洛，皇極經世書、通書、易傳，後有朱、陸鵠湖往復之論，至矣盡矣！以葉龍泉之精旨，陳龍川之豪雋，猶不能添一字注脚；潮士蘇君澤，乃著論以翼先儒之說，而合諸家之異。嗟乎！余幼而執卷，今七八十矣，於書多未能通其易通者；君年甚少，顧能通其難通者，亦足以見余之耄，而君之英妙，不可及矣。（劉後村大全集一百九跋。）

鍔案:蘇澤名氏，不見舊府縣志；據後村題跋，知其爲潮人也。

郭氏叔雲朱子蒙谷宗法 乾隆揭陽縣志六賢達傳。

未見

吳氏丙宗範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未見

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:吳丙，字汝光，潮陽人，原籍江西永福。進士。性耿介，負節義；博學，工文辭。素與丞相文天祥善。祥興間，天祥起兵趨潮，丙與俱；知大庾不支，遂家潮陽，爲潮陽人。晦迹方外。著宗範及雜詠諸篇。

明

薛氏侃研幾錄 朱睦樞萬卷堂書目三。四庫全書總目九十六。河南進呈書目。

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署。光緒揭陽縣續志四藝文。

存 天嘵樓藏明萬曆重刊本。薛中離先生全書本。

鄭三極序:人之生也，受天地之中：蘊之曰性，由之曰道，動之微曰幾。性也，道也，人皆有之，人皆可能者也；喪其有而弗能，非他，慢於幾而已矣。故研幾者，率性之括，修道之樞要也。是故學聖也者，致中焉已矣；致中也者，惟精焉已矣；惟精也者，精於幾也；精於幾則莫非道心之運，而人心無自萌矣。此理欲之源，王霸之分，聖愚之判；毫厘千里，不可忽焉者也。易曰：「惟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。」書曰：「勑天之命。惟時惟

幾；」學者舍是無所容其力矣。是故克己，非幾弗淨；圖事，非幾弗遂；感物，非幾弗通。聖人知幾，大賢庶幾，學者審幾：大哉幾乎！一真百真，一妄百妄，有即百有，無即百無；毫厘千里，不可忽焉者也。是故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，非幾也；言而後信，動而後敬，非幾也，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，志常存，念常一，精神意思，常凝定而虛明；而後一有萌焉，必覺也；一有覺焉，必克其善，去其不善；是之謂研幾。吾老師中離先生，年十六，聞講中庸，遂志聖賢之學；然求之十餘年，而不得其門。迨獲師承，修之二十餘年，而未成厥志。一旦悟曰：「吾慢於幾已乎？吾無貳其事，而德弗崇；無弛其功，而質弗變。吾慢於幾，已乎！乃嚴乃憚，惟「真知」是則，惟萬威之微，是慎焉，斯日新矣。」三極等日侍而日見其精也，錄其言，曰研幾錄；皆發明要約，以貞夫一者也。謀諸同志，粹而受之，用作於觀省。嘉靖乙未冬日南至門人鄭三極謹書。（研幾錄卷首）林熙春讀中離薛先生研幾錄：余少從家大人受書，則有中離先生研幾錄。曰：「先生爲陽明首座，讀此有裨聖學。」時有事帖括，解者十七，所未解者十三。比仗斥家食，搜此書，無有；始就先生裔孫諸生士彥、茂摻得抄本讀之。見其精密恢擴，直發前人未發，聖人復起，不能易矣。近來姚江標柄，人間疑其支離。先生之學，有入門歸宿，而一生氣魄，百折不回，真爲姚江功臣。第此書殘闕，祇存千百什一，姑綴數語簡端，俟獲全書，當敘付剞劂，爲先生傳神。歲己酉，鄉人後學林熙春識。（研幾錄卷首）

薛僑跋：是錄，山居諸友，紀其所嘗聞耳。錄成，貳守劉晴川先生至，訪離山，乃命工鋟梓。僑適順歸自公，因謂諸友曰：「循是修之，可以入德，可以上達矣。執此而謂先生之訓，止是也，則諱諱懸懸，引而不發之意孤矣。」弟僑跋。（研幾錄卷末）

四庫全書總目九十六:研幾錄,(無卷數河南巡撫採進本。)明薛侃撰。侃有圖書質疑,已著錄。是書乃侃門人鄭三極所編。侃承姚江餘緒,故屢稱引「真知」之說。其儒釋辨謂「世之疑先生之學類禪者三:曰廢書,曰背考亭,曰虛,」侃一一辨之。黃宗羲明儒學案謂「此淺於疑陽明者,皆不足辨也。」侃言玄寂,言虛無,愈辨愈支,並王氏本旨,亦爲侃所累矣。

[補]孫奇逢理學宗傳二十一:侃放歸田里,過會稽,見陽明;陽明曰:「當是時,吾子如何?」侃曰:「侃惟一「真知」而已,燭然無物也。」陽明首肯之。由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,一意講學,學邃養純。語門人曰:「欲致「真知」者,其研幾矣乎。」於是門人日記所聞,萃爲錄,曰研幾。

[補]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:薛侃研幾錄,無卷數;周海門曰:「薛中離歸田後,遠涉浙江,會羅念庵于青原書院。已入羅浮,講學于永福寺,二十四年,始還家,門人記所聞,曰研幾錄。」

鈔按:湛甘泉文集二十三,引中離語錄二條:其一云:「虛氣能使人弗食,虛見能使人弗用心。」又一條云:「君子萬然皆春,惟當任而後有秋殺之行,無秋殺之心,」皆此錄之佚文。查此書明刻本卷末有可學對,何不肯論,思學解,格物論,儒釋辨,義利辨,正學篇七篇。中離全書本於此七篇,皆編入文集,復附於錄後。四庫所著錄者,爲河南進呈本。觀提要所引有儒釋辨,知河南進呈本,亦明槩也。然此書舊有嘉靖乙未刊本,(即鄭氏編校初刊原本。)據林忠宣題辭。謂「從先生裔孫得抄本,讀之殘闕不全,祇存什一,」是嘉靖本,至萬歷時,已亡佚;而今所傳萬歷本,又非完帙也。

宗頤按:薛中離研幾錄,續文獻通考,采入集類;千頃堂書目十一作研幾圖一卷,皆誤。此書,余家藏凡二本;一明萬歷丁巳中

離曾孫茂杞重刊本，首題門人鄭三極輯，歸善葉夢棲，首有三極序，及林熙春題辭，末附薛儒跋一篇，凡二百九十五條，無卷數。一民國乙卯，曾彭年編校中離先生全書本，釐為上中下三卷，其條數與明槧本同；惟明本中有四條，為全書本所未載；而全書本未四條，明槧本則無之，此其異也。

陽明則言二卷 明史藝文志三。千頃堂書目十一。

未見

薛侃自序：先生之言，始錄自贛曰傳習錄，紀其答問語也；錄于廣德，曰文錄，紀其文辭者也；錄于姑蘇，益之曰別錄，紀其政署者也。錄既備，行者不易挾，遠者不易得，侃與汝中，萃其簡切為二帙，曰則言。蓋先生之教貴知本也。大本立而達道行，則天地以位。萬物以育，乃天則也。學者患無志焉爾；能志乎此，則戒慎恐懼而致其中和，自不容已矣。孰戒慎，孰恐懼，此「真知」也。孰云為中，「真知」廓然而弗倚者也。孰云為和，「真知」順應而無滯者也。是故天曰「太虛」。聖曰「通明」。虛明者，「真知」之謂也。「致」也者，去其蔽，全其本體之謂也。去其蔽者，非謂有減也；蔽去則知行一，人已一，本體復矣。本體復，非有增也，吾之性本無方體無窮盡者也。能復其性，則可以撫世，可以酬物矣：夫是之謂「學」。然胡為而證其至也？考之書焉已矣，質諸聖焉已矣，資諸師友焉已矣：夫是之謂「問學」。問學之道無他，致其「真知」而已矣。此則言之意也。或曰：「先生之學，不厭不倦。其道蕩蕩，其思淵淵；士羹壘而民戶祝矣。誦其遺言，皆可則也。譬之樹然，茅甲花實，皆生意也，予獨摘其實，而遺餘焉，無乃不可乎？」曰：「道之在吾人也，孰彼此焉？而其見於言也，孰衆寡焉？惟其切

於吾之用也，則一言一葉矣，而況於全乎。如其弗用也，則六籍亦柏燼耳，而況於一言乎。且夫樹之生也，居者玩焉，繪者象焉；有國有家者，梁焉棟焉。今子之愛樹也，則將若是焉，已乎，抑亦摘而藝之，俾復生生已乎。」或質諸周子文規，曰：「然。」遂命錄之。(中離先生全書九。)

內閣書目五：陽明則言二冊全，明王守仁語錄，門人潮州薛侃等輯。

鍔按：中離答聞北江書云：「近聞期喪，亦卽欲歸，因與龍溪議傳習錄，前本還多蚤年之語，後本已折入書類，而文錄、別錄之多，士友不易得。卽採諸友雜記，再刻一本。又摘後錄中要言，別爲二冊，庶自便覽。」(中離全書十五。)所謂『採錄諸友雜記，再刻一本，』卽今世所傳緒山輯補之傳習錄也。(詳見下傳習錄條。)所謂『摘錄要言，別爲二冊，』疑卽陽明則言。

宗頤按：中離所編陽明則言，脈望館書目載有二冊，是清初尙有傳本，然今則罕覩。汝曹溶學海類編中，有王守仁傳習則言一卷，所采語錄，凡二十條。其見於傳習錄者十一條，餘九條不知出於何處。以其書名傳習則言觀之，或係采自陽明則言。而其名傳習則言者，當以采錄二書，合爲名耳。

陽明先生傳習錄

明史藝文志三。脉望館書目。絳雲樓書目二。千頃堂書目十

一。

存 國粹叢書本。日本松山堂刊本。宣統成都刊本。王文成公全書本。

高儒百川書志三經志類道學門：傳習錄七卷，皇明陽明先生弟子，錄其問答之辭，討論之書也。

鍔按：陽明先生傳習錄，舊題徐愛錢德洪輯。明史藝文志，絳雲樓

書目，千頃堂書目，概作四卷；趙氏脈望館作二冊。考傳習錄，明時前後凡數刻，最初刻於虔州，為正德十三年，凡三卷：第一卷徐曰仁錄，第二卷陸原靜錄，第三卷薛尚謙錄。編者曰仁，而付刻則尚謙也。首有曰仁序二篇，是謂薛本。（明南雍經籍考下：傳習錄二卷，完，計一百七十一面，尚書王守仁著，門人徐慶序，司業歐陽德刻。是傳習錄徐本，薛刻外，又有歐陽刻本。）嘉靖三年，南大吉取薛本，益以陽明論學書，命弟逢吉校審，增為五卷，重刻於越，（俱見文成公年譜。）是謂南本傳習後錄。（南本嘉靖二十三年嘗重刊於德安府。）蓋薛本初錄為陽明中年語；南本後錄，為陽明晚年語，旨意純駁精粗，固自有閒；然要皆陽明所親訂。觀其與王廬菴陸原靜二書可見也。（陽明與廬菴書云：「謹以新刻小書二冊，奉求教正。蓋鄙心之所以欲效者，亦畧具於其中矣。」又與原靜書云：「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，刊入後錄。其有益於同志，真不淺淺。」蓋謂此二錄也。）陽明沒後，錢繩山始以南本下卷所採各書，逐入文錄；而別摘文錄問答語以補之；復附以陳惟濬。黃省曾等所述，彙為續錄，而刻於甯國之水西精舍。（續錄初刻於荆，名曰遺言。旋以采輯未精，刪其煩蕪，刻於甯國。又明時傳習錄，曾一刻於福州府學。又曾刻於廣西南寧。見周弘祖古今書刻上。）蓋卽自來目錄家著錄之徐愛錢德洪輯本也。然陽明已不及見矣，其後顧惟賢見續錄問答，多有未當於心，作傳習錄疑。（同時陸邦亦有傳習辯疑之作，皆致不滿於續錄。）而黃梨洲亦謂黃省曾錄中，多失陽明之意。豈因繩山所編，未經本師訂定，故有此攻訐之論。此書清初甚駁傳本，四庫全書九十六子部存目，以傳習錄略一卷著錄云。

又按：此書五卷，尚謙錄僅一卷。正德原本已不可見。南本，尚謙

手述，共三十六條。較文成全書，日本松山堂兩本，少首侃問「持志如心痛」一條。日本學者佐藤，謂各本有者，恐係出緒山補訂。（見傳習錄外書。）然余所見錢本，並無此條；但卷末別有孟陽「有自是好名之病」一條。疑此真緒山所補也。今僅以侃所手述者一卷著於篇；而徐曰仁、南大吉、錢德洪諸序，因專爲陽明立論，亦概擯弗錄云。

鄉約一卷 中離先生全書十九。

存中離全書本。

侃自序，呂氏鄉約，經朱子增損，具在可法；然考當時要皆鄉士大夫不遠而集。其後行之者，或因人因地，合衆維持。詳略精粗，故不能一，然皆足以返朴還淳，撥流俗以歸於正也。國朝每里百戶之內，令民立壇，事土谷之神。就中祭祀行會，讀抑強扶弱之誓，務在恭敬神明，和睦鄉里，以厚風俗，此鄉約意也。本府林太守王韋庵先生，嘗嘗舉行府治，西湖山尚有會約舊趾。黃岡一約，迨今不廢。正德己卯，予北歸，鄉族有久訟不止者，爲解息之，鄉人悅焉；因告之以行約之意，人皆稱善。遂約爲十事，呈府給照，使民心易一，公差入鄉，必會約而行。自是強有所攝，弱有所扶。會時又細爲之講發，數年以來，官無一卒入鄉，鄉無一詞在官；租糧早完，鼠竊屏息，置物弗守，遺失可追，居者日裕，逃者日歸：民甚便之。嘉慶丙戌，主簿彭山季先生至，又酌爲三十四條，普行一邑。（宗頤按：季主簿所訂鄉約，當時中離曾爲之序。見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藝文。）布令之初，從違且半；行之踰歲，盜息訟簡。奸無所容。時臨各約巡視，善士揚眉，惡人滌慮。社學師生，日夜習詩演禮，蓋庶乎絃歌之意，識者以爲三代可以立回。惜乎

先生差委離任，日多治化未洽耳。其初鄉人有不平，每每因小成大，皆由無事之先，罔有訓誨；有爭之際，乏人勸處。以致東起西滅，甲唱乙和。習嫌構怨，坐取傾覆。又官民勢分懸隔，上聽弗宣，下情罔達。奸民柔者唆訟罔利，剛者凌制愚弱，武斷鄉曲。墨吏朋比，縱織爲奸。窮鄉細民，莫能自直者多矣。行約則善者必彰，惡者必糾。有爭則隨時開釋，推勘則證佐難私，故甚不便於奸民，不利於墨吏。約中一有小失，遂盛爲播揚。聞者弗察，真以爲弗便，亦弗思甚矣。夫約長不能皆賢則有之；其間循情偏私，措置公費者，亦或有之。然比之里胥，藉上挾下，公行無忌，習以爲常，必有間矣。然而言不及此，而必甚於彼。賢而得者不稱，不賢而失者必傳，其亦有故矣。聞者不察，遂以爲真弗便，亦弗思甚矣。間有悖義之鄉，其約每每可觀。其無士夫君子，去處類多疎漏；故予續叙約條約儀續議，錄傳共守，庶幾大同可以垂久。又必淺易其詞，使窮鄉僻谷，皆可通曉。成書不能多印，別爲一圖：上陳規條，中畫會約之儀，下書序約之意；掛之堂壁，使人人目擊心警，久之而弗替，則吾鄉永爲禮義之邦矣。（中離先生全書十九。）

宗願按：鄉約爲中離先生全書之第十九卷：首錄聖諭縣諭申戒及總約申戒；次爲約長約衆序立圖，分班相見圖，彰善糾過圖，社師兒童進見圖；又次爲約儀鄉約續議正文：凡「冠婚」「喪祭」「祀先」「閏法」「蒙養」「隆師」「安分」「謹言」「處事」「待客」「忍氣」「戒爭」「淫博」「弭盜」「節財」「自立」「復古」「長善」「聽訟」「均益」「約長」「真知」二十二條。中離序文，並附於末云。

訓俗垂規 光緒揭陽縣續志四。

未見

林濟川序：鄉先賢中離先生，師事王陽明，「貞知」之學，而得其宗旨者也。舉正德庚午亞魁，丁丑成進士，官行人司司正，增河南道監察御史。迄今二百餘年，過薛氏之廬者，皆美先生父子兄弟，科甲濟美，理學忠臣，當時有「三鳳齊鳴」之譽。海剛峯，羅庸庵，均為傳誌而盛稱之。然考邑乘僅載詩文數篇，而先生之德行事功著述，以及性理諸書，未嘗梓以行世。卽同里後學猶莫得探先生之淵源，而况天下乎，而况後代乎。丁卯歲，重修榕江書院，工竣之日，諸友敬請先生遺像，懸於中庭，以矜式後輩。而先生之雲孫郡廩生邦典，并出先生著作，及家譜示余；余受而讀之：見先生所著研幾錄，思學解，儒釋辨，格物論，圖書質疑，經傳論議，論語真詮，與夫王陽明、湛甘泉、鄭三極諸名公，郵筒往來，問答辨難：莫不巍巍乎如泰華之高，而不知其極也；浩浩乎若江河之濶，而莫測其深也。有明大學士夏桂洲，謂先生在天地間，有功天地；生聖賢後，無愧聖賢，信不誣矣。至於訓俗垂規，則又以深入而道其淺語，使夫後生小子，一覽而知所從達，是又先生垂教之雅意也。茲欲付先生全集於梨棗，愧未學謫陋，必俟卓識君子鑒定編次，然後不失先生道學宗旨。爰先鐫訓俗垂規若干，以當榕江書院東西壁之銘，殆亦現一斑足以見全豹矣。若夫先生德行事功，莫詳於金壇進士張明弼文序一編；刻之簡端，以覩先生顛脊首尾。（光緒揭陽縣續志四。）

薛氏 僑一真語錄 薛氏族譜。

未見

薛氏族譜：僑字尚遷，號竹居。幼受學伯兄靖軒；天資穎邁；弱冠，補學生。師事陽明先生，日有所得。嘉靖癸未，成進士，改國子監助教，陞工部主事，轉武選司郎中；尋遷東宮官右春坊右司直，兼翰林院檢討。予告歸，集潮士，立一真會所，發明「真知」之學，「精一」之旨，著有一真語錄。

鍔按：竹居薛翰林僑，中離先生侃季弟，舊府縣志無傳。初中離師事陽明於留都，歸而語兄助教俊；俊聞而善之。逮陽明居瀟南，俊乃命中離攜竹居群從往處受業。後中離丁母憂，守制宗山，築齋墓側；時竹居亦築東山之岩曰「一真」；（湛若水有代簡寄薛竹居詩云：「八十六年懷竹居，一真會後定何如。若知真處原無事，連此真名亦被除。」見甘泉文集二十七。）東泓築石門之麓。曰大中：三山並峙相望，皆以講明「真知」之學號召學者；故當時潮州王學，首推三薛。此書乃竹居講學一真時，門弟子所輯錄也。各志藝文，皆不載，茲據薛氏族譜補入。

唐氏伯元二程類語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六。

存 萬歷乙酉姜召校刊本。

伯元自序：道術之失其統也，學者爭持所見，不能相下，豈獨其嗜尚殊哉？其真賦，其誦習，各就其所近所之；世無大聖爲之折衷，不可強而一，亦勢也。程純公正公二先生，各負獨智，以任斯道。據其生平行已，判爲二人。其於論學，宜迥然不相入者；乃家庭之間，互相師友，互相推崇，若金石之相宣，而鳳麟之並瑞於一時也。夫然後知其道之同，而信其學之至也。二先生舊有語錄，大都寂寥數語，襍落不便觀記。往歲竊讀而喜之，嘗賴抄成帙，時携以隨；及官南曹，得見全書，則益增所未見。于是編

其類爲二十四，而補二先生年譜遺事於後，共爲八卷。(宗頤按類譜本七卷，此云「八卷」者，並附刻二程年譜一卷計之耳。)以觀于友人姜可升、范元易、王藩甫、譚子成、郭哲卿，皆曰：『此編不傳，則二先生之道息，而洙、泗之源，學者莫睹。』遂相與捐資刻之，而續序其所以類編之意。序曰：『夫人有必爲聖人之志，而後可與共學，故志第一；志而弗學，猶弗志也，故學第二。古之學者以詩、書、禮、樂，子所雅言是也；故次詩、書，次禮、樂。』易曰：『知至至之，知終終之，』言知行兼重也。又曰：『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』言敬義相須也；故次知行，次敬義，莫非學也，而心在其中矣。世儒稱學必繫之心，孔門無是也。書曰：『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，』合而言之，學也，蓋亦敬義之意也；故次心，次事。學何爲？爲道而已矣。得之爲德，純之爲仁，一之爲理，成之爲性，妙之爲神；學其至矣；故次道，次德，次仁，次理，次性，次神，夫然，故可以教，可以治。及則賢，過則聖，合德則天地，故次數，次治，次聖賢，次天地。雖然，六經之道，與天地終始；魯論思孟，則其楷梯。二先生所訓，紫陽夫子有未盡采，學者無由致其隨處發明之義，故次經解；經既治，然後史可通，故次史評；文字之用不可廢也，而諸子百家，皆得我道之一節，故次文字，次諸子，次百家；異端之與吾儒角立也，吾道之所隱也，故末附焉。附之者，惜之也，來之也，而二先生之性情心術，可概見矣。然則二先生亦有優劣乎？曰：不敢知也。純惠而正夷，純顏而正孟，純乾道，正坤道也。純誠有功於道，而正則有功於純。夫使純之學傳，至於今不謬，正之力也。而世儒往往左正而右純，是異之矣。二先生之道，未嘗異也，而必以爲異，此二先生之所謂異端也。萬歷乙酉歲四月之朔澄海唐伯元書於龍江舟次。(二程類譜卷首)(宗頤按：此序，醉經樓集不載。)

鑄按：唐曙臺二程類譜，今所傳原刻本，凡七卷，分二十四目：曰

志。曰學。曰詩。曰禮樂。曰知行。曰敬義。曰心。曰事。(卷一) 曰道。
曰德。曰仁。曰理。曰性。曰神。(卷二) 曰教。曰治。曰聖賢。曰天地。
(卷三) 曰經解。(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卷四。易詩書春秋三禮卷五。) 曰史評。(卷
六) 曰文字。曰諸子。曰百家。曰異端(卷七)：蓋從二程遺書挈其精
要，分類輯錄之也。當時校梓者為廣安姜召、休寧范洙、孟津王介、
茶陽譚希思、溫陵郭惟賢等也。

宗頤按：是書名稱，各書著錄，互有不同：千頃堂書目十一，作
二程先生新語；海陽縣志藝文略，作二程語類；澄海縣志十八，
作二程語錄纂；今據通志藝文略，以二程類語著錄。考郭惟賢
署臺墓誌銘云：「余之自下，與仁卿（唐伯元字）公暇，同輯白沙
文篇，二程類語。」是此書實非唐氏獨自編成，乃與郭惟賢同輯
也。今所傳本七卷，分二十四目，蓋從二程遺書挈其精要，分類
輯錄，有唐氏自序。

楊氏瑣庭訓錄光緒揭陽縣續志四藝文。

萬姓統譜四十一：瑣字景瑞，揭陽人。正德戊辰進士，授御史。性剛
方，慷慨有大節。師事白沙，與王陽朋友善，（潮州府志本傳著友善三字。）講
究正學。嘗立家訓，族規，鄉約，以教宗族鄉黨。

光緒揭陽縣續志四藝文門：庭訓錄，明御史楊瑣著，不分卷數；王文
成公為序。

宗頤案：楊御史瑣，道光廣東通志，乾隆潮州府志循吏傳，乾隆
揭陽縣志賢能傳，並有傳。

鄭氏昂性理要畧 嘉慶潮陽縣志十六文苑傳。

未見

(補)蕭氏端升正俗會約 明農山堂集四。

未見

[補]周光鑄序：余歸自塞上，憶行役廿年所矣。初抵里門，見諸相慰勞者，情殷殷至，竊謂向澆而今厚也。已而見閭閻塵肆間，俗尚奢華，酗會侈靡，巾服怪異，士庶習於夸毗，里門專於訛惑；可駭可謬可痛之事非一，視嘉、隆間，波愈下矣，矧茲何時哉？頻歲荐饑，瘡痍滿目。四境之內，土地拓於流民，豪彊恣於兼併。物力盡誦，供費日浮。彼嗚嗚者，尙不思其所終。唯縉紳先生會間，每每扼腕嘆之，蓋思所以挽此頽風者，惑惑然若不獲矣。余肅而告之曰：『是誠在我黨耳。道必先身，教必先家。施於有政，是亦爲政；幸共勉而行之，庶幾爲閭里率。』於是曰階蕭丈，遂以艸就會約，出而與諸君商之。報曰：『儉而得中，簡而有禮，是可風矣。禮不云乎？小人貧斯約，富斯驕，約斯盜，驕斯亂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，以爲民防者也。大爲之防，民猶踰之，奈之何聽其淫縱而坐視其淪胥以溺也。無論齊民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久矣。然則是約也，不但要約於我黨，與約束於我家，子弟後輩務以推信於我之朋友親戚，以達之間閭田野，遠塵黎庶，卽未能亟中於禮，庶幾弭亂之端。所謂寧儉寧固者，非此物此志乎？然尙有言未盡與言所不能盡者；因采諸群議，稍增列數款於後。（明農山堂集四。）

宗願按：端升有論瓊禮要，已見禮類，此正俗會約，據周光鑄序文，

撰者爲曰階蕭丈。考曰階即蕭端升字。

林氏 元蕃 忠孝注疏二卷 康熙潮州府志九。

未見

夏氏 建中質疑錄 城南書莊九。

未見

林熙春明奉訓大夫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東昌夏公墓誌銘：公少事舉子業，謂聖賢之心，賴書以傳，在書已爲注脚，奈何不信經而信傳，復以注脚爲注脚耶？以故生平學問，直探理窟。質疑一錄，淵源姚江。所爲格物，興善等篇，真發前人未發。大司馬郭公守潮時，亟稱其必傳。(城南書莊九。)

光緒海陽縣志十四選舉表：夏建中，嘉慶十九年舉人。官橫州知縣。

鍤按：夏東昌建中，乃詔安知縣夏宏之父。事蹟附光緒海陽縣志三十八宏傳。

陳氏 尚志 桑梓會約 雍正惠來縣志十四賢蹟傳。

未見

雍正惠來縣志十四賢蹟傳：尚志字士道，崇尚理學，宅躬方嚴。萬曆丁丑舉於鄉。杜門讀書，不涉外事。著桑梓會約，朔望率里人而講習之，人擬之王彦方。

清

林氏世榕世範纂

未見

歸厚錄二卷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未見

世榕自序：世榕櫟戶讀禮，深悔淹母棺者有年，既不克營馬鬣封，茲先嚴又棄不孝於瓊海官署，創鉅痛深，旅輶歸里，瓦屋三喪，尙浮淺土，益愧渙顏立於天地間。適李愧周自溫陵來，善青烏家言，哀余志爲營窀穸事。余謂師曰：「風水福後之說，所不敢請，願得坦地以藏親魄，受師之賜不薄矣。」師唯唯。乃於近郊二十里，卜兆龜湖大墩山之麓，奉嚴慈而合葬焉。因念兵荒數十年來，每寄棺於僧寺廊廡間，或傍墻限爲殯宮。槥槧百十區，今皆頽垣覆瓦，棺櫬縱橫，風悲日爛，骸骨狼藉，傷哉！生於何族？羽商之家不辨；殯此何年？春秋之祀莫紀。彼棘人者，其初亦人子耳。一爲風水所誤，摧殘暴棄，而至於此也。乙丑冬，郡侯林公祖惻然傷之，捐俸卹埋，共收廢棺若干具，立爲義塚於壘爽地。又書其歲月及有姓氏者，俾子孫感動興念，是誠卹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矣。雖然，荒村窮谷，其爲敗棺枯骨不知凡幾，爲子若孫者，苟不掘坎以埋，是終委白骨於溝壑也。余因廣果庵林公祖澤枯至意，爰采古今有類於葬事者，纂輯成書。善惡悉載，勸懲昭焉。因顏其名曰歸厚錄。嗚呼！世榕沈溺於風水久矣，不復知有人道之終，天理之正。一旦語以葬禮，當必譁然，群相訾議。何者？禍福之念中之也。然試子夜篝燈靜讀，驚心動目，應有泚顏者。翻然悔從前之謬誤，不忘其親及時禮葬，十或得五焉。更轉相勸誡，以踰時不葬爲

殆禮，十又得七焉。庶幾家無留棺，野無暴骨，其於風俗不無少裨乎。是爲序。（瓦法坤。）

林杭學序。（林氏家乘類彙五。）（不錄）

孫錄序。（林氏家乘類彙五。）（不錄）

陳衍虞序。（林氏家乘類彙五。）（不錄）

藍鼎元論曰：「世俗信青烏家言，停喪者衆矣。余讀林氏歸厚錄，悄然悲之。歸土爲安，古今正理。若富貴福澤，則關乎作善降祥，唯子孫之自取之。不信理而信術，以親爲市，殊可痛也。如世榕者，真仁人孝子之用心哉！」（鹿洲初集八。）

宗頤按：林可亭世範纂一書，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著錄，誤作「世範」。

又按：歸厚錄，乃林氏博采古今有關葬事之文，類纂成書。光緒海陽縣志三十九稱：「世榕病世俗停喪不葬，嘗著歸厚錄二卷，以垂勸戒，蓋推論風水之無憑，親骸之不可棄，以悚動人子於至性至情而激發之。廣推遠引，靡所不周。」是即林氏作此書之意也。

[補]饒氏商晰疑錄

未見

[補]藍山孝廉質居饒先生傳：公專精於六經諸子，究極濂、闡性命之旨。作晰疑錄，足爲紫陽功臣；名益重四方，問業者日益衆。品躋鵝黃，人服其藻鑑。（大埔饒氏族譜文獻傳。）

吳氏有功格言錄 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。

未見

鄭氏之僑勸學篇六卷 嘉慶潮陽縣志十六循吏傳。

未見

之僑自序：聖天子重道崇儒，統一經術。凡四方萬國，皆得明夫仁義禮智之性，以敦夫孝弟忠信之行。故學校之外，廣置書院，以聚生徒課讀。而寶慶亦得以濂溪名者，誠以周子之學，上接洙、泗之統，下開伊、洛百世之傳。過化之神，其有裨於此邦人士，由來舊矣！歲丙子，僑詣東山，行釋菜禮；而見夫廟宇頽然，位置卑陋，懼非所以安先靈而育多士之道。越三載，己卯春，亟謀修葺其所以新其肄業之堂。又爲之績廩士之費；謀無不周。凡有多士，誠可優游於升堂入室。余心亦可以已矣乎？顧諸生過余而請曰：『書院之重新也，既有以安其居，又有以足其食，而無一言以淑之，小子輩不幾悵悵乎何之。』余謝曰：『此師儒之事也，余何言？雖然，余正不能已於言矣。』其在書曰：『皇極之敷言，是訓是行。』又曰：『其稽我古人之德。』其在詩曰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』又曰：『古訓是式。』恭惟我皇上右文勸學，教育人才，酌取朱子之課程，以爲學者入德之方。欲諸生檢束身心，貫通經史，爲世通儒。又爲之釐剔文體，以端趨尚。俾士習文風，咸歸於醇正。大哉王言，誠萬世爲學之標準也。諸生苟能敬繹聖訓，還躬內省，求端用方，則化民成俗之本，燦然大備，僑又何有言？然僑實有得之所以言者：試思禮樂文章；無非具時行物生之化。天不言，聖人已代天而爲之言矣；聖人復不言，而賢人君子不得已而有言矣；卽賢人君

予不時言，而能借名言法語以範其情致乎性。是各人言其言，無非言聖賢之所欲言也。僑才疏學淺，實無以率持風化；而區區勸學之衷，實出於不容已。謹錄旨諭七道，冠之卷首，繼以周程朱共闡性命身心之理，節列於次。使諸生觸目警心，由一言一行，以求造夫無欲靜正之本。僑不端固陋，復以平日所聞於父兄師長者：發爲論辨，定學術以一其趨也；著爲警語，由自責以勉其人也；規戒不厭其煩，悔過乃可自新也；舉業無愧魁名，學術可以濟世也；列詳文條約，而附以田志，稽查有方，可以垂諸久遠也。夫天良人所同具，感發必因其機。多士誠能潛心玩求，共相砥礪，則經術光昌，而文教蔚起。於以仰副朝廷造士之盛心，於多士有厚幸焉。諸生日揚風挹雅者，士人之責也；頌德歌功者，好惡不沒之貞也。書院落成，各賦詩章，以當與人之頌。而茲編獨不錄單詞集義者，豈言之不文與？抑亦別有深意？非小子輩可道也。余曰：「否否。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，先儒言之切矣。以地方之事，還之地方，若借學士文人之詞，以繪薄技微能，使入於干名市譽之術，可恥孰甚焉。」諸生瞿然曰：「如斯言其所以淑我士者厚矣，願各守一冊，凜爲規箴，用以表揚聖世輔載太平之化，而無忘我公今日勸學之初心也。」余曰：「諸生之言然。」因本其意而爲序。（嘉慶潮陽縣志十八。）

銣接：鄭東里守寶慶日，以寶慶之地，距荆、湘，接交、廣；溪洞深阻，民風鄙獷，篤信師巫，思有以革其俗。既采文公家禮數條，諱切曉諭，復建濂溪書院，著勸學篇以廣敷文教。一時士風丕變；由此書而成材者，殊不在少。此書當時在寶慶刊行，流傳頗廣。今於東里故鄉，欲覓一帙，反覺甚難，可怪也。

楊氏之茂 廉訓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未見

[補]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義行傳：楊之茂，字百年，澄海人。康熙癸卯舉人。性皎潔，不隨時好，慷慨敦大義。晚年著書，有：廉訓、度歲艸、霖湖集。

錢氏士峰家訓 雍正潮州府志十四。

未見

〔補〕林氏逢熙家訓十則 乾隆揭陽縣志六謙行傳。

未見

[補]乾隆揭陽縣志六謙行傳：林逢熙，字登翔，康熙庚午舉人。生平虛懷善下，淡薄自甘。稍有餘資，即出以購書籍。終日手一編。著有家訓十則及惜字文。太史李象元，學博資進爲之序。

劉氏淑奇致格新言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未見

[補]光緒海陽縣志四十一耆德傳：劉淑奇，字日亮。品行端方，性孝友。自幼不攻舉業，好讀古書，窮奧義，著格致新言。

楊氏世勳嶺南道學錄

未見

〔補〕邱對顏蕉尾吟艸序：自天水先生以來，潮士沐昌黎教澤，嚮學者多臻於道，而足為鄉黨式型。竹尹嘗著嶺南道學錄，以貽其徒。李文園學使，刊以行世。所以訓潮士者深，所以推竹尹者亦至。（蕉尾吟艸卷首）

〔補〕林錫爵蕉尾吟艸題辭詩注：師著嶺南道學錄，李文園學憲為刻行世。（蕉尾吟艸卷首）

鈞按：澄海楊竹尹世勳，咸豐間諸生。以理學教授鄉里，門弟子頗衆。所著嶺南道學錄，於朱陸異同，疏通證明，確有理解，無黨同伐異之見。香山梁之材稱其淵懿精粹，非身體力行，不能親切乃爾，洵知言也。其後李文園學使，按臨至郡，得明經書，深為嘆賞，為刊道學錄於廣州。

〔補〕師範 蕉尾吟艸卷首

未見

宗頤按：陳炳熙蕉尾吟艸題詞詩第一首有句云。「風寒絳帳留師範。」註：「太夫子著師範一書，為李文園學使鑑賞，擬鐫行世。」據此，楊氏世勳所著，尚有師範一書。

許氏瑤西園家藏。

存 咸豐二年家刻本。

許瑤自序：甚哉，危之可畏也。溯余自七歲入塾，至廿六歲，因境遇困迫，始悟所讀之書雖多，□□□□□□消磨於□□□□□□去小學十年，大學十年，此一危也；又稟性多嗜欲，此二危也；賦質魯鈍，此三危也；體弱多病，不能發憤，此四危也；無師以引於前，無友以輔於中，無

弟以助於後，此三者，尤可危也：具此七危而望有成者，自有天地以來，未之前聞也。夫余既蹈於危矣，嘗懼而欲安我子孫也，故集爲是書，使知早從事焉，庶幾不至如余之初年蹈入危地，而迷於所往也。咸豐三年孟秋之月，七危居士自序。（西園家藏卷首）

鍔按：許瑤字澄齋，七危居士其自號也；澄海明經，言行謹樸。其教學者以宋五子爲歸。曾主講冠山書院，提倡理學。吾鄉吳上舍金錫，卽出其門。此書名西園家藏者；西園乃澄齋所居之地；家藏謂藏於家，以課子孫，明其不敢公諸世也。書分三集，無卷數，裝成二冊：初集二種：第一種袁集前賢之言，性理歌詩銘贊，附以洪鈞賦貧圖，性理論，書序歌訣：曰有益詩詞。第二種選擇近人制義，稍能發明聖賢之意者，間附批評語：曰時藝可觀。二集三種：第一種採取宋、明諸儒語錄之切明心性者：曰救錯新書。第二種彙錄自來之解周子太極圖說，張子西銘，條分類繫：曰圖銘詳解。第三種以因果陰陽爲二氏異端之學，因臚列先賢扶世翼教應讀之書：曰中流砥柱。三集一種：取大學中庸二書，說明研窮之法：曰學庸看讀。每種各有自序一篇，綜其爲書之意，在於教學者修明心性，俾納諸聖賢之域，而非沾沾詞章之末務也。顧中流砥柱中所舉先賢要書，有呂晚村四書講義。考晚村治孜亭之學，爲清初東南四大儒之一。然自曾靜之獄起，平生著書，已懸爲厲禁；其名字亦爲士林所勿道。今澄齋生道光之季，文網未弛，乃敢舉晚村是書，廁諸稼書榕門之間，以爲後世程式，是真不可解也。

〔補〕卓氏宗元曉兒錄十七則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[補]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：卓宗元，字昌善，在城人。監生。貧而好學，以薪水不能供，轉事服賈。中年小康，輕財仗義。著有曉兒語十七則，仁義兼至，淺近訓俗之語，皆見道之言，有宿儒所見不到行不及者；自序爲道光十八年秋；蓋晚年閱歷有得語也。

朱子語類錄要

陵海吳氏族譜。

存舊寫本。

鄭國藩題辭：朱子語類錄要者，石山先生所輯錄，以自圭臬而圭臬其後人者也。先生性方嚴，言不苟發。童年讀朱子小學，善之；長遂致力宋儒性理之書。於濂溪、橫渠、明道、伊川學說，皆能窺見其堂奧；尤服膺於致亭朱子。爲文深入理窟。歲科兩試，司文衡者，常拔以冠其曹。既食餼上庠，文名益謨。然先生夙重躬行，不事著作，以爲義理經前賢闡發，尊聞行知可矣；偶然握管，不過借題以發明其心得耳。是書先生手錄，末附清儒李光地所編朱子禮纂，合一冊，皆擷取其精華者。夫自世道陵替，侈然以士流自命者，大都爭尚浮華，不復留意於實行；延及晚近，歐風輸入，變本加厲之輩，且欲盡決固有藩籬，別揭穢其所謂新文化焉者，先生視之不知何如？而先生旣歸道山矣，他日窮而思反，還淳歸真，以上求心性本原之妙，而成修齊治平之功用，其必以此書爲嚆矢夫。未學鄭曉屏謹題。

道學性理精言

陵海吳氏族譜五。

未見

榕村集說
陵海吳氏族譜五

未見

陵海吳氏族譜五:金錫,號晚修,幼即受朱子小學集注。一日,師詢所志,對曰:「不願爲文人;願學朱子。」師大奇之。弱冠,食廩餼。生平不爲詩古文辭,易簣時,遺稿未付梓者數種:曰道學性理精言,曰朱子語類錄要,曰榕村集說。

宗頤按:石山先生少從澄海許澄齋遊,專心聖賢之學,篤於行誼。中年喪偶,誓不復娶,鰥居終其身。平生致力宋儒「語錄」、性理諸書;於濂溪橫渠二程之說,皆能涉其藩;尤服膺致亭語類。視有益身心可圭臬者,手摘精要以自課;成朱子語類錄要一書,亦理學纂言之流亞也。

(補)楊氏澄格言一卷
黃孔芬鏡川楊先生同年行述。存附養和山館詩艸卷末。

(補)黃孔芬鏡川楊先生同年行述:先生嘗主講揭陽書院,循循善誘,造就多成材。著有潮州興利除弊論,切中時弊,能言人所不敢言;格言一卷,諄諄訓誨子弟,惟恐不及;皆足傳也。(養和山館詩艸卷首。)

(補)光緒海陽縣志十五選舉表:楊淞,光緒丁卯科舉人。

宗頤按:楊鏡川孝廉淞,署嘉定縣知縣,光緒海陽縣志四十有傳。所著潮州興利除弊論,今不傳;其格言一卷,附刊於所著詩艸之後,共五十二條。

郭氏 鳴岐屏風錄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鍔按：鳴岐字岡業，揭陽在城人，陽江縣訓導郭光之祖也；事蹟附揭陽縣續志郭光傳。傳稱：岡業敦行不怠，篤好朱柏廬先生家訓一書，爲之分條詳注，顏曰屏風錄，命其子全作參證。光承先世重規，更博引故事古義爲附錄於後，鐫板以廣施焉。咸豐元年，學使許乃釗見而善之；按試至潮，特稱舉揭陽郭氏屏風錄，牌示多士，俾作準繩。（以上縣志譜。）以區區柏廬家訓一編，而郭氏三世，不厭繁引博徵，爲之作注，亦足以覘其家風矣。

郭氏 光鐸音集四卷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：光著鐸音集四卷，分編「心矩」、「身範」、「學規」、「家法」、「官箴」、「交遊」、「小言」、「刑錄」八種，中多讀書閱世有得之言。

〔補〕陳氏 元濬 新輯勸善編 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。

未見

〔補〕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：陳元濬，字雄深，號禹溪；乾隆己亥舉人，補香山訓導，主景韓書院講席者數年。刻有致和堂稿，新輯勸善編，覺世真經註證，行世。

[補]陳氏燕如家訓四卷語冰吟草卷首。

未見

張氏克誠孔教撮要篇十卷

存 潮州存文樓刊本。

克誠自序：孟子云：「楊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」自今日言之，必先明孔子之道，然後可正人心，息邪說，拒詖行，放淫辭。何也？時不同，勢不同也。孟子去孔子未遠，識大識小，不乏傳人；又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獲有存焉者。楊墨亦誦法孔子，祇爲仁以求義，楊子遂失之爲我；外義而求仁，墨子遂失之兼愛；差以毫厘，將謬以千里。孟子斥之曰「無君」，曰「無父」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如治病焉，正氣猶固，治其標，而病去矣；若今則正氣虧甚，欲去其病，必先扶正氣而後可。竊不自揣，啓告同人，約請起中國尊孔教堂，語在啓中，不贅述。又念孔子之教，簡編浩瀚，雖老師宿儒，皓首窮求，尙苦於不得要領，况農工商賈乎？用是總撮經傳，取吾人知必行之事，編次焉以備講論，顏曰孔教撮要篇：首孔教源流，次五教，次大學八條目，次周官六典，次「順天者存」「逆天者亡」圖說。先總敘，名爲綱領；判上下後分析名，爲條目凡九，卷帙不繁，大端已具。竊以爲吾國之人，無論貴與賤，男與女，心目之間，必懷懷於此數大教，而後萎靡因循之習可以去。且自此而入學堂，由專學以臻一貫，固能駕羣豪而上。卽不入學堂，亦知法宜守，理宜窮，切磋琢磨，共期成就；同心同德，扶植綱常。吾道昌明，群教當胥歸陶鑄。易曰：「見龍在田，」天下文明，吾將爲五大洲占之。所有凡例具綱領，書後，不另論。

何壽明序。(不錄)

續篇十卷

存潮州存文樓刊本。

克誠自序:是編論說,旁采中西,以發明孔教;間有附以己見者,亦惟是帖講經文,期於易曉。嗚呼!道不判古今,學無分中外,合五教大學八條目周官六典,宗旨者,卽順天也,卽孔教也;不然,逆天矣,非孔教矣。人心之存亡,身後之家係之,國係之,天下係之。無已,請就所編,而攷之唐虞三代之天下。無已,請驗之秦漢以後之天下。無已,請徵之今日五大洲國勢之盛衰。

兵 家 類

明

陳氏一松三國機智一卷 陳聲爵玉簡山堂集跋。

佚 玉簡山堂集跋。

文武師資一卷 陳聲爵玉簡山堂集跋。

佚 玉簡山堂集跋。

一松自序:喬東子曰:不佞也懶,追逐世途,莽莽焉而寡深思,事過多悔;獨好獵賢智之林,覽觀代史。見其謨猷注措,足以定國是而解世紛,竊心傾焉,輒用劄記,圖有得師。若迺才識殊絕,倉卒妙應,固有智不及

謀而神不可致思者，則手抄不少置；願爲長跪執鞭。久之，籍盈笥中矣。頃臥山間，以病多暇，乃取而閱之，稍加濡削，僅成一帙，時常繹誦。真有啓余者，吾將資之以寡過也。於是題之曰文武師資，附梓於玉簡山堂（玉簡山堂集九。）

〔補〕周氏光鎬武經考注明農山堂彙艸二。

未見

〔補〕光鎬自序：蓋聞語云：「三辰不寧，取士爲相；四夷不軌，拔卒爲將。」其事見於商宗之求版築，漢祖之登芒虜於墳堵也。嗟夫！與其求之於倉卒，孰知樹之於平日。免置械樣，周室材不乏於文武；而壽攷作人，周王之所以樹材者，亦未嘗文武殊也。故出而扞顙禦侮，入而弼亮宣猷。所謂熊羆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皆其人爾。何輓近世之不然哉？國家涵育二百年來，廣厲蒐剔，卒多右文而緩武；然世優諸武臣，祿秩不絕。高皇帝令軍官子孫，講讀武書，通曉者試用；則所以敷之養之，亦既深矣。乃僕指一代將材，可與古儔匹者有幾？余自伏草莽時，身嬰日本之禍，每痛憤當時之建旗鼓，在事者卒多僨軍嘗賤。頃有事於西南夷，則身護戎陣，而時搢擊思之：夫冠環冠佩，魚服短後之衣，插鞬拾決，矜鬪樂戰，一卒之任也。所貴夫將者，以運古籌今，統馭制勝用耳。若佻僨驟張者流，遠以千城許之，則古所云「仡仡勇夫，射御不違。」與「截截善謾，言我皇多有之者。抑何以焉。至而稽其所爲，又不過虛尺伍籍利重精恣睢忿忮，以僨僨塗人耳目已爾，其於司馬法何所持循一二。頃者南夷之平，一是稟司馬中丞徐公獻畧。惟時董將命師自部領偏裨以上，咸自瀛外推擇。睥睨印南。數十衛所。無一嬰寨旗枹鼓之任者。夫家人子起田間，非素養

者，聞有軒奇抱壯心，尙欲鳴劍伊吾，一當要害，爲天子請纓繫名王。乃介胄世祿之子，不思紹乃祖父，庶幾自樹尺寸，卒多狃於豢養，舉冠裳而弁髦之，其無所督習之效，不亦可睹見乎。或云：『其責不專在下也，無亦未有以倡而作之者。』於是兵羽少閒，謀之行閩監撫郡佐，取武經，校而錄之，俾茲一方之官校子弟習焉。夫兵之譚，匪易易也，上將用之以道，中將用之以法，其次用之以幸。孫子言：『道者今民與上同意，』卽陰符言：『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。』法則本之道，以施於用，使後世有所持循，能奉此以行，亦可以知勝負矣。荀卿非醉乎道也，所論五權三至六術，而處之以恭敬無曠，以之爲天下之將，其亦庶乎兵之道矣。然則法者迹也，道者所以用法者也。概之七書，純駁相半，道法寓焉。此之剖劂，所願爲邊圉樹將材與？願汝將家子之自樹者，意蓋在此。（明農山堂彙艸二。）

[補]兵政集訓三卷 明農山堂彙艸三。

未見

[補]光鎬自序：今之譚兵者，必曰司馬法，司馬法云。無論不喻其義，且至於書無所觀記，猥云霍驃騎言方畧何如耳。何至讀孫吳兵法，其無所習見於步伍行陣者，謬以李廣節易，程不識煩擾爲言，是將盡古人之法而芻狗之。故每見介胄之士，桓桓握槊，平居矜鬪樂戰，一旦俾之勒兵統卒，冥然且不知攻守之大致也。嗟乎！天地間事，必有法，無文武巨細精粗一也。學者循其迹，悟者超於神，故未有不習而能悟者。國家諸制大備，凡刑獄錢穀典章，靡不時廣厲而飭新之；惟兵法則寥寥，二百載未見有施之訓肄者；豈真以千萬年，承平無所庸於武事也，亦不然矣。夫南北邊鄙，晏然可不語兵，脫一旦有事，則蓄之不豫，求之倉卒將安施之。余猥

有事於西南夷，見諸所建旗鼓者，楚楚多頗枚材，以故克成南服；然亦屬於天幸爾。既暇，率所轄戍衛武弁子弟，屬有司群而教之。問古之兵政書，云「邊鄙地無有」，且不知穰苴與孫吳諸家爲何物。卽其書在矣，太史公謂其文少闊廓深閑，故具未暇用也。如漢文成曲逆二氏，次兵法百八十二家。孝武帝時，任宏論次書爲四種，今皆不少概見，惜哉！李唐以後，類多譌書，難以盡用。閑閱經傳子史諸家，凡有切於兵戎之事者，摘其要彙爲三卷，名曰兵政集訓，出而梓之；非徒以廣荒陲之耳目，亦因以自攷所事，庶幾不悖於古人成訓與否。夫兵非易談也：上將用之以道，中將用之以法，下將用之以幸。陰符言「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。」法則本之道以施於用，奉此以行，亦可以知勝負矣；若不知有法，行且悖道。乃遽使之嬰旗登壇坫，推轂以出，何異委愛子於庸醫，以封疆爲博進，必無幸矣！古今士大夫於司馬孫吳兵法，爲談者非不多；然其善用者不少概見，故趙之長城，馬之街亭，房之陳濬，非不知法，不知道也：古今得失鑑觀，或者其在斯乎？周光鎬序。（明農山堂彙編三。）

宗頤按：周國雍有征南紀事，已載吏部。此武經致注兵政集訓二書，據國雍自序，蓋亦南征時所作。國雍雅以知兵自負，目擊當時介胄世祿之子，狃於豢養，未能繼武先業；而世之言兵者，尤多迂濶支離之談，莫適於用。乃爲核刻武經，摘錄古訓，俾子弟肄習，明達守禦之法，以防邊圉。今其書雖不傳，然觀其序文，亦可知明之中葉，士夫狃於晏安，武備廢弛，國家已無抗敵禦侮之具，其亡也固不待李自成之長驅東下，直搗幽、燕而後見也。

丁氏日昌礮火圖說 光緒豐順縣志六。

未見

[補]西洋兵畧 丁中丞別傳。

未見

[補]翁氏蘭武備纂要 潮州文概四。

未見

[補]潮州文概四：翁蘭擬重修潮州府志序：翁輝東按：先師佩秋先生，生平最關心於海防武備，所著有武備纂要、海防統論二書。

饒氏宗韜兵家入門一卷 新修民國大埔縣志藝文畧。

存

城守須知一卷 新修民國大埔縣志藝文畧。

存

練兵須知一卷 新修民國大埔縣志藝文畧。

存

陣法須知一卷 新修民國大埔縣志藝文畧。

存

鑄砲圖說一卷 新修民國大埔縣志藝文畧。

存

法 家 類

明

陳氏一松 棘寺平反一卷 玉簡山堂集六。

存玉簡山堂集本。

一松自序:今之大理，卽古士師廷尉之任，位備九列，職與平反，爲朝廷執法之司，蓋與尚書比部御史大夫院並稱爲三公。凡內而庶獄，外而錄辟，獄具送院，引紀法，議當否，轉聞取旨，苟或未當，雖屢駁而不以爲過。若該司有所持不下，重則參官，輕則提吏，載在會典者，至森嚴也。故明元之稱無冤之頌，誠自古重之矣。但輦轂之下，獄多成於羅織；而居是官者，又卒歲遷去，類以長者眷望。余承乏，聞先朝王恭毅公守廷尉有聲，乃取其駁稿而謹觀之。一字詮誤，輒反不少吝。自惟譖劣，無足當恭毅；然字語差錯，第潛授吏人易之；獨於剖律折例，始封駁焉，所駁僅十之三耳。彼疆有勢力者，顧以好辯而罪我矣。夫平反，廷尉職也；吾守吾職而已，知我罪我奚計哉。於是錄而存之，以俟夫知者，庶不以爲罪云。萬曆九年冬陽至日，喬東陳一松書於玉簡精舍。（玉簡山堂集六）

鐸按:喬東爲大理寺卿，在隆慶壬申二月，（見劉子興奉賀大司空喬東陳老先生特賜恩命榮襄三代序。）至明年癸酉九月，晉工部侍郎。凡居廷

尉，首尾共一年六月。此則其在職批駁本寺及各省之案也。縣志稱「喬東居官，不迎合上意，亦不爲刻覈。」今觀所駁各案，酌理準情，多所平反，不惟心存好生？本之忠厚；而格條字句之間，亦不憚詳明校正；斯真折獄之老吏矣。

宗頤按：陳聲篤玉簡山堂集跋，言公官大理寺卿，不避權貴，於庶獄多所平反，都爲一卷，署爲棘寺平反；特冠序於簡端。其書今無單行本；惟重刻玉簡山堂集卷六載其全帙，凡日行駁稿二十八條，外詳駁稿十九條。日行駁稿者，喬東爲大理寺卿時，批駁本寺呈核刑部各司發審案件也；外詳駁稿者，批駁外省開詳案件也。

周氏光鵠韓子選鈔 明農山堂彙編二。

未見

光鵠自序：班固謂『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；乃刻者爲之，至於殘害少恩，傷親薄厚；則申韓法術之書，宜其擯而不使之行於世也。』竊謂不然。今夫養生以梁肉，俄而疾病，則梁肉不可繆以爲常也，必徙而用藥石。病已，則所以御梁肉者如故。越人有母病者，其子不以醫視，而奏母以呼西方摩訶之號，謂慈悲可以濟苦度生也，此大謬不然矣。故法者，整齊畫一之具，攻邪救弊之需。術則察虛實，審緩急，明標本之妙用。法其方書，術乃醫者之意也。古人相魯，亟行兩觀之誅；相周，不廢三叔之辟；非其操法一而用術明乎。至於慘刻少恩，舍仁愛而一任刑辟，卒使元氣彫殘，身爲大戮者，則豈盡法術之故哉？實由所用意非也。於此而欲盡舍其法術，一以仁柔呵煦爲之，則亦佞佛而望母瘳；日進梁肉於沉疴者之前：必

無癡矣。韓公子憤時疾弊，務在闡明刻核攻察擊辯；其言不一而足；其意則戒浮淫，務本實，明賞罰，督耕戰，君操其權，臣矢其慮，盡破當時詐欺怠謾之習，不深刺切中不止，蓋隔一垣而洞見人五臟腑者；其文則森曉橫佚，奇詭峻潔，波蕩颶生：謂非先秦之國手不信。余蚤歲喜之，既爲理官，輒舍去。丙戌歲，再以守吏入計，恒自悼其錄錄往返也。又竊有慨於時弊，則深媿漢人上計簿具文之語焉。舟行多暇，偶取閱之。惟時灝流巴江，楚峽間嶒壁千霄，下臨無際。江流自帳峩來數千里，洶湧澎湃；所過觸穹石，軋盤渦，濤激溫喧，洞壑悲響，未嘗不愕眙而凝魄也；則仰而嘆曰：『非是奇也，何足以當之；然其險亦猶是也，君子其慎所由哉。』因選錄一帙。蓋亦孟堅所言：『舍短取長，可以通萬方之畧』之意云。又二年戊子南服之後，因叙而授之梓。明農山堂彙印二。

清

陳氏泰年 潛州信讞錄二卷 嘉慶潮陽縣志十六循吏傳。

未見

嘉慶潮陽縣志十六循吏傳：陳泰年，字式瑞，號東溪，登乾隆丙辰經科。年六十餘，授浙江潛令，興利除害，備極憂勞。宰潛三載，以病乞歸。抵家仍設教疊石山房，著有文集四卷，潛州信讞錄二卷，藏於家。

鐸按：東溪陳大令泰年，疊石先生英猷同懷弟也。當先生設教疊石山時，大令年尙幼，依兄講習最久；故大令之學得自先生爲多。及大令棄官南歸，先生業已前卒；而大令仍設教於疊石山者，蓋不忘先生講學故地，而欲以家學淵源，津逮後學。其篤於友愛，與

其爲學之盛心，卽此可以見矣！先生講學之地，曰咸虛齋；大令講學之地，曰志道堂；見大令所撰疊石山志道堂記，此潛洲信讞錄，及文集，通志藝文略不著錄。憶宣統初元，余至潮陽，曾與大令後人遊，詢以此書及疊石先生易學，云信讞錄，家有寫本，當時匆匆未及借覽，今滄桑屢易，又不知其稿尙存否？

〔補〕何氏如璋管子析疑三十六卷 茶陽三家文鈔何少詹文鈔，

存寫本未梓。

〔補〕如璋自序：結繩之治，易爲書契，文字興焉，道術著焉，唐虞以前尙已。尙書所載典謨訓誥及誓命之辭，類皆史臣所紀述，未有著書明道，成一家言以詔後世；有之自管子始。(六韜管子皆舊書。)管子承太公之遺，所學出於周禮。述其相齊四十年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；本生平所規畫者筆之於書，故能綜貫百王，不名一家；要厥指歸，皆可施於實用。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，雖歷世可以無弊。夫子亟稱其仁而許之曰人，詎非以人參天地，不能踰形者不可爲人。如管子者天壤不可少之人乎？周之東也，王綱不振。齊桓首創伯圖，尊周攘楚，微管子之力不及此。晉公子在齊七年，凡仲所設施，身親見之。及返國得位，師其法，繼齊稱霸，子孫世守主盟中夏者百有餘年，不可謂非管子之流澤也。故其書遞相傳習，下至戰國挾策干時之士，無不依託管子而寢失其真。漢興此書盛行，惟賈生獨窺其要。晁錯治法家言，而亦時遵其說。史遷曰：「余讀管氏書，詳哉其言之也。」蓋當時最重其書，民間無不讀者。迨漢武帝罷黜百家，稍稍衰矣。成哀間，向棲秘書：取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，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，臣富參書四十一篇，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，太史書九十六篇，合中外書

以核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，定著八十六篇。觀序所言，除復重，不別真僞，遂使外書依託者雜廁其間，爲此書累，是則子政之過也。向言管子書務富國安民，道約言要，可以曉合經義。意子政當日所見，尙無僞書也，否則如重令法法等篇之蕪穢駁雜，何以稱爲約乎？又何以曉合經義乎？漢書藝文志管子列道家，隋書經籍志乃列法家，殆漢儒所傳習者爲真管子。遷流日久，但有向所校定之本，史臣不辨其僞，竟列之法家。首論者乃試譏爲雜霸，至以管商並稱，僨矣。夫管子之學，周公太公之學也。管子所傳之道，五帝三王之道也。其言禮義廉恥，則治世之綱，安民之要也。其言術數權謀，則措施之準，制用之宜也。本書具在，可考而知也。俗儒不察一切，鄙而棄之，反以空言爲經濟；是率人背道而馳，使三代下無真治術也，真可慨已！史記列傳以管晏次伯夷。夫伯夷讓國，由世家而列傳也。其扶義拒僞，立功名於天下者，三代以來，實推管子爲第一。晏子固齊人也，子長心慕脫驥，因附之於仲，此史遷之微旨也。葉氏水心曰：『山林處士，妄意窺測，借以自名。王術始變，而後世信之，轉相疏剔。幽蹊曲徑，遂與道絕。』其以管子爲有合於道也，所見誠有卓然者。余嘗取管子而孰復之：治心曰「中和」，治身曰「恭敬」，愛人曰「同其好惡」，富國曰「權其重輕」，服遠陸鄰曰「修其德禮」。以區區之齊在海濱，因時立制，本周官之法而會其通，不泥古，不隨今，施之一國而有餘，放之四海而皆準，卽俟之百世而不惑。樞言曰：『道之在天者日也，其在人者心也。』一語而抉道之大原，固無所之而不當矣。舊本真僞相雜，謬謬相仍，讀之令人沈悶。舊附房注，或以爲尹氏疏解淺妄，疑坊間所僞託。劉續補注，殊少發明，朱長春管子權，了無精義；王氏讀書記所校正者，稍有依據，然不過十得一二，欲辨晰之而未有暇也。乙酉秋，謫居塞北，杜門不出，乃得詳加研究；

僞者別之，謬者正之。舊注乖謬者疏通而證明之。積六閱月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，詎敢謂遂得此書要領乎？但舉平日析疑者爲之章分句析，引其緒而別其真，斯固私衷深爲欣幸者。自付學殖荒陋，行篋苦難得書，偶有引據，恐多謬誤。惟望博雅君子糾其失，益開其疑，俾此書之真，大明於三千年下；凡讀者有以睹厥指歸，不復致疑管子；所裨於道術者，非淺渺也，夫豈特一人之私幸哉？（茶陽三家文鈔何少詹文鈔。）

宗頤按：管子析疑，據何氏序稱：『蓋取平日於管子有所辨釋者，爲之分章析句，引其緒而別其真，編成三十六卷。書成於乙酉。』其時少詹被謫軍臺，則當在成所作者也。

林氏達泉節錄歷任堂諭

存寫本未梓

黎庶昌臺北府知府循吏林君墓誌銘：君諱達泉字海巖，廣東大埔人。咸豐辛酉舉人。以在籍團練議序知縣，累保擢江蘇直隸州知府。爲人精敏純白，勤於吏事；嘗一署崇明知縣：縣俗善訟，前任者多遷突不治事；君至案牘全集，積盈架檯。書吏以白實陰餌君；君曰「諾」。明白闢堂皇，縱民入觀。手判口決，巧健替進。更唆互訟，承伺顏色。君逆折機牙，使不得發。前者辭窮，後者大畏。相顧愕眙，私共驚嘆，老吏弗如。旬月未浹，詞訟發減，民志率服。期年，調署江陰，治法一準崇明，民譽翔起。又明年，調補海州：州故盜藪也，當歲五六月盡，禾黍滿野，群賊出沒，剽劫莫可誰何。君布設方畧，躬自逐捕，盡鉤置渠首致諸法，黨羽解落。犬吠不驚。旁及民隱，藝桑樹麻。早夜孜孜，如勤其家。又廣爲教條；誘民以禮，民益愛之。光緒元年，廷議改建臺灣淡水廳爲臺北府；特旨詔授君臺北知府。

戊寅三月入臺治事，百度効新。蒞臺八月以疽發於背卒。春秋四十有九。
事聞，詔宣付史館，列入循吏傳。（續碑傳集四十四。）

〔補〕金武祥粟香隨筆四：近年令江陰者，以林君海岩金君蝶青爲最著。
林君達泉，潮州人，勤敏有爲，百廢具舉。申港之季子墓祠經亂盡燬，林
捐廉爲唱，請于大府，飭工程局到縣興修。後擢臺北知府病卒。

鍔按：林海巖太僕達泉，少與同邑何少詹如璋齊名，並以古文之
學通達治體。少詹曾出使日本，折衝樽俎，頗著聲譽。太僕則浮沈
守令，竟積勞抑鬱以終。然太僕治績，固以昭昭在人耳目。聞太僕
精力甚強，所至郡邑，舉凡文移案牘，多躬自處理，絕不假手幕
客。故歷任繁劇，積稿頗夥。此書乃就堂諭一門，錄要刪繁以成編，
而以令崇明時作爲多。